

东方玉作品全集

龙

孙

東方玉



龙 孙

东方玉 著

海南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阿 邹

龙 孙

东方玉 著

责任编辑 卫淑霞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海南省海口市金盘建设三横路2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中南彩色印刷厂印刷

1998年5月第一版 199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：12.5 字数：27万字

印数：1—8000

ISBN7—80645—037—8/1·8

(全一册) 定价：16.80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及时向承印厂兑换)

内容简介

江南春来早，但却春寒料峭，雨丝洒洒有声！——

这是南方一座山头的龙王庙，此时，庙的神像后面走出一个身材矮小、神情猥琐、缩着头，耸着肩的糟老头来，故事便从这里开始，主人翁方振玉也在这里展开了踏入江湖的首次较量。他以一柄通天犀角摺扇，威震武林；以无极门传人的身份，驰骈江湖。

然而，方振玉插手救下的这个糟老头，竟是见面便要杀他灭口的毒华佗。这起因竟然为何呢？方振玉为什么要救他呢？

这重重疑团，读者须到书中寻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极大隐秘	(1)
第 二 章	剑扇争辉	(11)
第 三 章	无极遗训	(21)
第 四 章	玄机难测	(31)
第 五 章	依三无极	(41)
第 六 章	无极玄功	(51)
第 七 章	山雨欲来	(61)
第 八 章	北斗煞星	(72)
第 九 章	黑水龙王	(82)
第 十 章	神功警顽	(92)
第十一章	龙潭嘉宾	(103)
第十二章	地室幽囚	(114)
第十三章	脱出樊笼	(125)
第十四章	奇人奇事	(135)
第十五章	物归原主	(145)
第十六章	借刀杀人	(155)
第十七章	误会重重	(165)
第十八章	一波又起	(175)
第十九章	危机隐伏	(185)

目 录

第 二 十 章	变生肘腋·····	(195)
第二十一章	蛛丝马迹·····	(205)
第二十二章	居心险诈·····	(215)
第二十三章	真伪莫辨·····	(225)
第二十四章	石窟夜战·····	(236)
第二十五章	扑朔迷离·····	(246)
第二十六章	大肆毒手·····	(256)
第二十七章	真相大白·····	(266)
第二十八章	九毒仙子·····	(276)
第二十九章	势如破竹·····	(286)
第 三 十 章	双扇交锋·····	(297)
第三十一章	此情绵绵·····	(307)
第三十二章	石窟疗毒·····	(317)
第三十三章	还我清白·····	(328)
第三十四章	兴师问罪·····	(338)
第三十五章	七星剑阵·····	(348)
第三十六章	以阵对阵·····	(358)
第三十七章	幻影龙形·····	(368)
第三十八章	邪不胜正·····	(378)

第一章 极大隐秘

金陵栖霞山，古名摄山，（兴地志：“山多药草，可以摄生，故又名摄山”）南唐隐士栖霞，修道于此，寺以人名，山又以寺名。

栖霞山有三峰，东曰龙山、西曰虎山，中峰最高。

龙山蜿蜒如龙蟠，东首岩石凌峭，古柏森森，有如龙首，因此当地人在东麓间，盖了一座龙王庙。

龙王庙很小，只有一进殿宇。

大殿神龛里，踞坐着黑脸凸睛的龙王爷，塑得威猛而有生气。两旁围以木栅，站的是雷公、电母，风伯、雨师，入门处是八个虾兵蟹将，挺戈执枪，貌极凶狞。

整座大殿，除了一张石案，一个香炉，就别无他物。

龙王庙香火，当然没有求子的观音堂和求财的财神爷来得鼎盛，因此连庙祝都待不住，龙王庙的山门，也永远敞开着，没人管理。

□ □ □

这是元宵前一天，江南地方，春天虽然来得较早，但还是春寒料峭，东风如剪，游山的人并不多。

午后，东风吹得更紧，天空飘着雨丝，初则沾衣欲湿，渐渐愈来愈密，洒洒有声！

山前一片疏林间，这时忽然钻出一条瘦小人影，缩着头，急步朝山径奔来。

这人个子矮小，头戴瓜皮帽，身上穿一件古铜色羊皮长袍，约莫六十出头年纪，两手在胸前紧紧捧着一口朱漆小箱，奔行之间，神色显得十分慌张，有若惊弓之鸟一般。

从这条山径上去，只有一座龙王庙，不用说，他是避雨来的了，但雨点虽密，避雨的人，最多淋湿衣衫，心里也只有焦急，用不着惊慌张。

瘦小老头三脚两步，奔入龙王庙，伸手抹了一把脸上雨水，就像脱了力一般，倚着山门不住的喘息，双目只是注视着山下来路，好像在察看有没有人跟踪他身后而来。

直等他看到山林间一片风雨，潇潇洒洒，行人绝迹，心上才算放下一块石头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转过身，正待往里行去。

这一转身，瞥见殿前负手站着一个蓝袍少年，含笑点头，招呼道：“外面雨下得大，老丈……”

瘦小老头脸色微变，双手捧着朱漆小箱，疾退一步，注目问道：“你……”

他这一注视，才发现蓝袍少年不过二十来岁，生得剑眉朗目，唇红齿白，品貌清俊，敢情是一个读书相公。

蓝袍少年看他有惊疑神色，不觉微微一笑道：“晚生也是避雨来的，老丈请进。”

瘦小老头脸色稍霁，点点头道：“老朽经过山下，正好遇上这场大雨，唉……”

他说话之时，随手掩上两扇木门，又小心翼翼地上了门闩，然后举步朝殿上行去。

蓝袍少年虽觉他举动有些古怪，但也不以为意，跟着走上

大殿。

瘦小老头目光如鼠，前后左右一阵乱转，猝然问道：“小哥可知老朽是谁么？”

蓝袍少年拱手道：“萍水相逢，正想请教。”

瘦小老头道：“这么说，小哥真的不认识老朽了？”

蓝袍少年觉得这位老人似乎大悖常情，但依然含笑说：“晚生和老丈素昧平生，自然不认识了。”

瘦小老头沉吟一声道：“你不认识老朽最好。”

蓝袍少年听得不由怔住，还没开口。

瘦小老头忽然目射凶光，朝蓝袍少年深沉一笑，右手扬处，寒光连闪，从他大袖中飞射出三柄精芒耀目的柳叶飞刀，夺夺夺三声，品字形钉入在右首粉壁之上。

只要看刀尖隐泛暗青，分明还淬过毒！

蓝袍少年似乎被他突如其来的此举，震慑住了，怔怔地望着瘦小老头，吃惊道：“老丈……”

瘦小老头得意一笑，说道：“小哥看清楚了，老朽若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”

随着话声，走到墙下，伸手取下三柄飞刀收入袖中。

蓝袍少年道：“晚生和老丈无冤无仇，老丈自然不会向晚生出手的了。”

“老朽当然不会无故杀人。”

瘦小老头看了他一眼，续道：“但为了灭口，也就说不得了。”

蓝袍少年愕然道：“老丈要杀人灭口？”

“不错。”瘦小老头道：“小哥可知曹操杀吕伯奢的故事吗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莫非有人要追杀老丈？”

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瘦小老头神色阴晴不定，徐徐说道：“老朽不想滥杀无辜，但既然遇上小哥，你就得替老朽办一件事。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不知老丈要晚生办什么事？”

瘦小老头道：“老朽虽然一时避过追踪的人，但附近这座龙王庙，迟早必会寻来，这里只有神像后面可以藏身，老朽这就躲入神像后面，待会如果有人寻来，小哥只说没看到老朽就好。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晚生记下了。”

瘦小老头阴森的道：“小哥记着，飞刀无眼，你若敢出卖老朽，吐露半点口风，那时休怪老朽手下无情。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老丈要晚生替你掩护，至少该让晚生知道老丈是谁吧？”

瘦小老头不耐的道：“你不用知道的太多。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这……”

他刚说了一个“这”字，突听山门前响起一阵蓬蓬之声，有人大喝道：“开门，开门！”

瘦小老头神色一变，低声道：“他们来了，你必须照我所说行事。”

说罢双足一蹬，刷的一声，窜上神龛，躲入龙王身后。

这时山门外那人敢情敲得火起，洪声喝道：“里面到底没有人，再不快来开门，大爷要破门进来了。”

蓝袍少年心中暗道：“这瘦小老头不知是什么人，他们之间，不知有什么过节？自己该不该帮他撒谎呢？”心念转动，人已迎着走出，口中应道：“在下来了。”

话声未落，但听“砰”然一声，两扇山门已被那人一脚踢开，像凶神恶煞一般，冲进两个身穿青色劲装的持刀汉子。

左首汉子一下冲到蓝袍少年面前，大声吼道：“好小子，叫你开门，你为什么不开？”

蓝袍少年负手而立，凛然道：“二位要干什么？”

左首汉子只觉眼前这位年轻相公气宇不凡，尤其一双眼神十分充足，站在自己面前，大有渊亭岳峙之概，不觉气势稍戢，说道：“咱们是找人来的。”

蓝袍少年问道：“找谁？”

右首一个跟在左首汉子身后，反问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我是避雨来的。”

右首汉子道：“这老小子明明是朝这里来的，怎会不见人呢，王得标，咱们搜。”

蓝袍少年徐徐转身道：“慢点！”

右首汉子不耐的道：“小子，你避你的雨，咱们搜咱们的人，你吆喝什么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我问你们的话，还没有回答呢！”

右首汉子道：“你问什么话？”

蓝袍少年道：“你们找的是谁？”

左首汉子道：“咱们找的是毒华佗郝寿臣，一个手捧药箱的瘦小老头。”

蓝袍少年从没听说过毒华佗郝寿臣的名字，但他们说的自然就是躲在龙王身后的瘦小老头了。

毒华佗郝寿臣纵然不见得是什么好人；但追踪他的两个汉子，貌相剽悍，更不是什么好路数。心念一转，这就冷声的说道：“这里没有人，你们可以走了。”

左首汉子喝道：“小子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没有人？”

蓝袍少年平静的道：“我说没有，就是没有。”

右首汉子嘿然道：“是不是你把他藏起来了？”

右手一探，搭上蓝袍少年肩头。蓝袍少年脸色微沉，喝道：“你敢对本公子无礼？”右手五指搭在右首汉子的手背上，轻轻一翻，就把右首汉子手腕扭了过来。

右首汉子但觉手背如被五支铁夹夹住一般，整条右臂骨痛如裂，全身力道顿失，心中忍不住轻哼出声，身子随着往下蹲去。

蓝袍少年哂道：“本公子也不想难为你们，去吧！”

五指一松，放开了右首汉子的手背。

左首汉子目睹右首汉子被人擒住，但因蓝袍少年出手太快了，一时竟然忘了出手救援。

右首汉子一下脱出蓝袍少年五指，一张脸早已胀得色如猪肝，疾退一步，三角眼几乎冒出火来，口中沉声一哼道：“好小子，原来还练过几手，好，大爷就卸下你这条手臂。”

喝声出口，霍地欺身而上，手中单刀直向蓝袍少年右肩劈落。

蓝袍少年面露冷笑，没有躲闪，只是右肩轻轻一侧，锋利的钢刀就从他肩头擦衣而过，劈了个空。

右首汉子一刀落空，自然不肯罢休，口中暴喝一声，钢刀随着翻起，斜削而上。

蓝袍少年微一侧身，一道刀光从他身前掠过，依然劈了个空。

右首汉子劈得兴起，一柄单刀上下飞舞，一口气劈出了五刀，刀风呼呼，好不凌厉。

蓝袍少年身子左右摆动，进退之间，不出半步，但任你刀光如雪，连他半点衣角都没划到。

右首汉子知道遇上棘手人物，但他凶狠成性，这时连砍了七刀，依然没有伤到对方分毫，反而埋怨同伴袖手旁观，不和自己联手，倏然后退一步，左手朝左首汉子打了个手势，口中尖声吆喝道：“并肩子，上哇，剁了这小子！”

蓝袍少年微哂道：“二位早该联手了。”

左首汉子早想出手，这时经同伴一喝，立即紧握钢刀，横跨一步，和右首汉子相距数步，正待同时扑进。

就在此时，只听从门外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，喝道：“住手。”

这人喝声并不太响，但两个汉子有如听到了纶音，奉命唯恐不谨，立即各自收刀，向两旁跃开，恭身而立。

这时才见一个身穿青衫，足登粉靴，腰悬一柄青穗长剑的年轻人，从山门外缓步走入。这人年约二十四五，生得剑眉、星目，甚是英俊，只是脸型稍嫌瘦削，白中透青，眉宇之间，略显阴鸷，似乎是个城府极深之人。

只见他目光一瞥两人，冷然道：“凭你们这点黔驴之技，如何是这位公子的对手，还不给我退下去。”

两名汉子看到此人，连头也不敢抬，口中唯唯应是，迅快退了下去。

那青衫少年目光一抬，朝蓝袍少年含笑拱手道：“兄台请了，适才下人多有冒渎之处，还望兄台恕罪。”

蓝袍少年还礼道：“兄台言重，方才只是一场误会，事情已经过去，不说也罢。”

青衫少年朗笑一声道：“兄台快语，足见豪迈，小弟祝祥，

还未请教兄台尊姓大名，如何称呼？”

“原来是祝兄。”

蓝袍少年拱手道：“在下方振玉。”

“久仰、久仰。”

祝祥笑得更是亲切，说道：“方兄人俊如玉，一身功夫，更是高绝，小弟无任钦佩之至，只不知方兄是那一派的俊彦？”

他说的虽然客气，但志在探听方振玉的来历。

方振玉道：“说来倒教祝兄见笑，在下只是在家中胡乱练练，并无门派。”

祝祥目中闪过一丝异芒，敞笑道：“这么说，方兄出身武林世家，那就更教小弟钦敬了。”说话之时，目光向四周迅快扫射了一转，接着道：“方兄不像是在这里下榻吧？”

龙王庙只有这么一进殿宇，一目了然，方振玉当然不会住在这里。

方振玉道：“在下乘兴游山，途中遇雨，是避雨来的。”

祝祥森然一笑，说道：“方兄乘兴游山，那是说只有独自一人，探幽寻胜了。”

方振玉听他口气，似是在盘查自己行踪，这就淡淡一笑道：“祝兄有什么见教，不妨直说。”

祝祥爽朗的笑道：“方兄快人快语，小弟确是有一件事，想和方兄奉商。”

方振玉道：“祝兄好说，奉商不敢，祝兄有事，但请说明。”

祝祥道：“不知方兄是否认识一位江湖走方郎中，叫做毒华佗郝寿臣其人？”

方振玉道：“在下从未在江湖行走，并不认识毒华佗。”

“如此就好。”祝祥轻咳一声，望着方振玉，含笑道：“不瞒

方兄说，小弟奉家师之命，追寻毒华佗郝寿臣而来，遇上了非把他找回去不可，方兄不至于出手阻拦吧？”

此人果然攻于心计，这般单刀直入，使得初次行走江湖的方振玉，一时之间，竟然答不上话去，沉吟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祝祥道：“怎么？方兄可是有什么为难吗？”

“这倒不是。”方振玉徐徐说道：“令师要祝兄追寻毒华佗郝寿臣，想必是和他有什么梁子了？”

祝祥冷然一笑道：“就凭郝寿臣，还不配和家师有梁子，他只不过是家师庄上一名食客，刚从庄中不告而别，家师一怒之下，非把他请回去不可。”

方振玉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只是一件小事而已！”

“本来就是一件小事。”

祝祥含笑道：“小弟把话说清楚了，方兄不就明白了吗？”说到这里，目光有意无意朝右首墙上，方才毒华佗钉过三柄飞刀的痕迹，瞟了一眼，爽朗的道：“郝老先生，祝某和方兄已经把话说清楚了，我看你老也不用再躲躲藏藏的吧？”

原来他早就看出毒华佗郝寿臣躲在龙王神像后面了！

人家已经挑明了，毒华佗郝寿臣自然再也待不住了，只好耸着肩，从龙王爷神像后面转了出来，一跃而下，依然双手捧着朱漆药箱，摇头道：“祝少侠，老朽既然出来了，自无再回七星堡之理，有劳祝少侠，覆上盛老爷子，多多恕罪，多多恕罪。”

祝祥冷然道：“家师把你奉若上宾，郝老先生就是要离开七星堡，也该和家师说一声，这样不别而行……”

郝寿臣没待他说完，连连拱手道：“老朽确有不是之处，还望祝少侠替老朽向令师多多告罪。”

祝祥道：“在下奉家师之命，特来请你老回去，你老纵然不

愿在七星堡多盘桓几日，也该见过家师再走，这样在下也可以向家师有个交代。”

方振玉在旁道：“郝老丈，这位祝兄说得极是，你就随祝兄回一趟七星堡，再走不迟。”

“不！不！”郝寿臣只是摇头，连连拱手道：“祝少侠务请上覆盛老爷子，就说盛老爷子委办之事，老朽实在无能为力，回去了也是一样。”

第二章 剑扇争辉

祝祥瘦削脸微微一沉，说道：“郝老那是真的不肯回去了？”

郝寿臣耸着肩，苦笑道：“老朽方才已经说过，去了也无能为力。”

祝祥森然一笑道：“郝老总该知道七星堡的威名，家师令出如山……”

郝寿臣道：“这个老朽知道。”

祝祥道：“家师要在下务必把郝老先生请回去，临行之时，曾交代在下，若是郝老执意不肯回转七星堡……”

他拖长语气，故意不往下说。

郝寿臣变了脸色，骇然道：“盛老爷子怎么说？”

祝祥冷冷地道：“那就要在下带郝老的项上人头回去。”

郝寿臣望望方振玉，苦笑道：“祝少侠这话就未免太……”咳、咳，未免太……凶横些了，老朽只是……只是应盛老爷子之邀，到贵庄作客，正因盛老爷子委办之事，老朽实在办不了，才不告而别，怎可要老朽的命？”

祝祥目中闪过一丝冷芒，喝道：“郝寿臣，你在江湖上跑了半辈子，难道没听说过七星堡是什么地方，容你来去自如，说走就走？”